

兩
漢
筆
記

用儀集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筆記卷三

宋錢時撰

文帝

元年冬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舜罰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而況於父母乎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餘悉去秦苛法曷爲而收帑相坐復仍

秦舊此蕭相國定律之罪也文帝即位而首除之知所先務矣又明年盜高廟玉環而乃不勝其怒欲致之族抑何歟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皇后清河觀津人有弟廣國字少君幼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聞竇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

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
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戚里之禍大抵主於驕縱而不知學寵之以富貴而
不教之以禮義是猶狂藥飲人而望其勿狂無是理
也絳灌斯言雖懲往事然爲擇師傳賓客實處后族
萬世不易之至論豈特所出之微然哉向使文帝亦
以其處妻黨者處母黨則薄將軍必不以殺漢使死
矣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
六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
獻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
來獻

人主之好惡風俗之樞機也一投之入則靡然環向
者皆蠹心之路矣文帝始即位而却千里馬天下聞
之孰敢有不正伺吾便者哉旅獒之書曰玩人喪德
玩物喪志又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以文帝之質美

得若召太保者輔之而進於道豈易量也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
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
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
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
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
其駕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
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

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責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若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爲丞相冢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而生財之有源以九賦斂財賄而取財之有制以九式均節財用而用財之有度是故膳夫則會之庖人則會之酒正則會之大府

外府職歲職帑司裘掌皮典絲典枲莫不有會非冢
宰乃爾屑屑不憚煩也經邦大務正在理財理財與
聚斂異後世言理財者止於聚斂而論者遂以錢穀
之問不至廟堂爲得體是大不然用之無節取之無
藝邦計日匱民力日屈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豈徒一
治粟內史之守而已哉臯陶士也而相禹蘓忿生司
寇也而爲三公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刑典其一也歲
終則受百官府之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

之是固無所不當問况獄者生人之司命邦之安危
係焉周公位冢宰而立政一書拳拳乎庶獄孰謂主
在廷尉而宰相無與也嚴刑峻法民不堪命苛斂暴
取民不聊生此正宰相非才之明驗豈固置斯人於
度外而他有所謂變理陰陽之道撫安中外之術哉
文帝初政問之及此斯正因事進戒培植本根之日
勃武臣相非其任也不足多罪乎而有知所宜惕然
反觀講求事實而乃務爲捷給以自詫誕斷之大義

曾不若勃謝不知之爲愈也且惠帝六年平始爲左丞相明年帝崩太后臨朝以阿意而右遷兩立少帝皆非劉氏諸呂用事海內大亂天妖地怪無所不有漢祚中絕整整八年平蓋無日而不居相位也太后歿而誅諸呂事始出於天幸文帝即位平且以功不如勃遜之矣今纔數月而自陳相業有如此寧不厚愧矣哉

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

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
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
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曾無一語及於教化豈固若是而遂足以爲
邦歟曰不然雍也可使南面則許之漆雕開自未能
信則說之孔子斯言爲顏氏子而發也使道德不足
以仁民教化不足以善俗則舞韶箭奏桑林而遂謂

之虞商固未可也是故非六律不能正五音而非師
曠之聰亦不能用六律非規矩不能成方負而非離
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亦不能用規矩秦之法凶人之
具也是豈可以一朝居哉賈生言之而文帝謙遜未
遑何也得非即位之初務爲安靜姑仍舊貫不敢變
更歟抑亦道德當先教化亦皆有所未遑也至於太
初始用夏正色黃數五定官協律以至宗廟朝儀無
所不變而漢之治道固亦武帝耳雖改猶不改也惜

哉

二年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郎署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治天下莫先於刑家而刑家之道莫嚴於謹微古者
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
理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皆屬於冢宰而三
夫人之於后則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豈孽妾上僭相與爲淫亂者哉後世不以德選而惟
愛欲之是寵瀆情踰分敗禮亂倫以至骨肉相仇身
膏白刃四國交亂九廟爲墟蓋不特一人彘之禍而

已慎夫人與后同席禁中天子出幸上林習且爲常
其跡著矣袁盎諫之而帝悅之夫人又從而賞之此
雖發於懼禍然不賢亦不能爾也衣不曳地雅稱弋
綈刑家之道有然哉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
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
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
其除之